

# 後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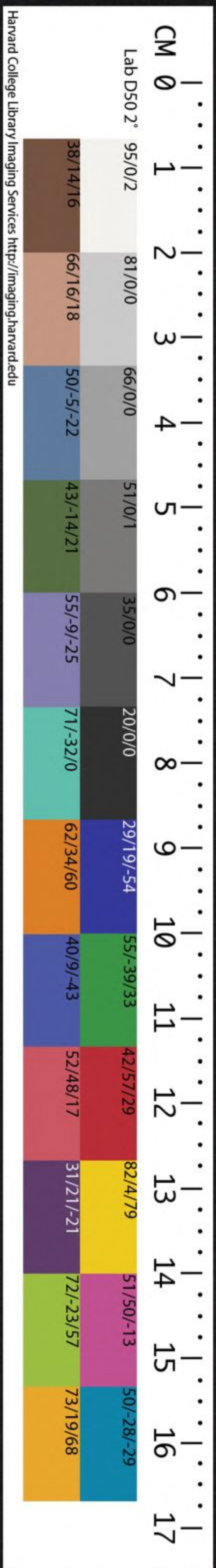
## 卷一百十八之二十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86

T 2455/21





後漢書卷一百十八

西域傳第七十八

哈爾濱大學漢和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 子 監 祭酒 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西域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護

之 前書曰自李廣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犁置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外國也 宣帝改曰都

護 宣帝時鄭吉以侍郎田渠犁發兵攻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其後匈奴日逐王降吉漢以吉

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令護車師以西 元帝又置戊

北道號曰都護都護之置始自於吉也



已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

漢官儀曰戊巳中央鎮

為厭勝故稱戊巳焉車師有前王後王國也

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

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

前書曰莽即位改匈奴單于印璽為

章和親遂絕西域亦瓦解焉

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

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

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

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廬

且末為鄯善所并

且音子余反

渠勒皮山為于寘所統悉有

其地郁立單桓孤湖烏貪訾離為車師所滅後其國並

復立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

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

在今伊州伊吾

縣也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

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巳

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

龜茲讀曰丘茲下並同

攻沒都護陳睦

悉覆其眾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

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

夷狄乃迎還戊巳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

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寘綏集

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

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



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巳校尉領兵  
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  
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  
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  
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續漢書曰廿  
英作廿苑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  
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堯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  
和晏駕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  
禧等禧音喜基反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  
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寇十餘歲敦

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  
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  
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  
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擊匈  
奴報索班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  
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  
北虜連與車師人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  
門陽關以絕其患玉門陽關二關名在敦煌西界延光二年敦煌太守  
張璠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  
之間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



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

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也宜禾都尉居也廣

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劉放先擊呼衍王絕其

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脇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

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

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柳中今西州縣也

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人塞此下計

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

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窘困也高帝自

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單于圍於白登七日乃得解太

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媼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恥也故孝武憤怒深惟

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沙土曰漠直

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縻於盧山之壑狼

匈奴中地名也前書楊雄曰前代豈樂無量之府庫單

竭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貨及六畜武帝時國用不足算

皆計其所得以出算輜車一算商賈車二算船夫豈不

五丈以上一算六畜無文以此言之無物不算

懷慮久故也懷思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前書云

酒泉張掖以隔姑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

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宣帝元帝

單于數入朝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

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



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  
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  
勢益殖殖生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  
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  
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  
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  
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  
示百蠻感國滅土經有明誠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  
烈國百里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  
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淮南子曰脩政於廟  
堂之上而折衝千里

之外帝納之乃以班勇班勇班超之子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

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  
域三絕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  
疏勒于寘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巴西  
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  
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  
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  
年長史王敬為于寘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  
屯營雖有降首音首猶服也音式救反曾莫懲革自此浸以疎慢矣  
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以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



其事異於先者以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

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

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

源一出葱嶺東流

葱嶺山名也西河舊事云其山高天生葱故名

一出于賓南

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去玉門三百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

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

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

故戊巳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

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

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嶺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

北陂河西行

循河曰陂音彼義反次下亦同

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

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

陂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出大宛康居

奄蔡焉耆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

續漢書曰

寧彌國王本名拘彌

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領戶二千一百七十

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千七百六十人順帝永建

四年于寘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而



遣使者貢獻於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寘  
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  
槃發二萬人擊于寘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  
興宗人成國爲拘彌王而還至靈帝熹平四年于寘王  
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巳校尉○劉放日

案文多已字但是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字也

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

子定興爲王時人衆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寘三百九  
十里

于寘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  
千七百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

延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寘徙其王俞林爲驪歸  
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寘王  
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  
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  
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爲大順帝永建六年于寘  
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寘  
病癱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  
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寘王命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  
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  
王敬代爲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



說云于寘國人欲以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為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疑即前斬建于寘侯將輸熒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熒欲自立為王國人殺之而立建于安國焉

○劉放曰國人殺之案下文言輸熒死已經月此時安得云殺之蓋

是不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然從字達還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幕于寘令自斷輸熒時輸熒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自于寘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二千五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傳箭鏃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

有王

○劉放曰漢書中案漢當作前并大秦國一字亦前書云西夜國王號子合國

子合國居呼鞞谷

鞞音九言反

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五十



口四千勝兵千人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

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

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自皮山西南經烏耗前書音義音鷄拏又

云烏音一加反耗音直加反急言之如鷄拏反涉懸度歷剡賓六十餘日行至

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百

餘日至條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

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出師

一岸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轉北而東復馬

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為置大將監領諸小

城焉

安息國居和犢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

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為

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為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

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

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

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

三月乃得度若還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

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堊之堊飾也音火既反郭璞曰堊白土也音惡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軒白蓋小車出八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城中

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縵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為駭雞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



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為  
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  
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  
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  
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闔不得自達  
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  
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  
過焉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  
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  
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

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

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置驛也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

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為所食又言有

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

多不經故不記云魚豢魏畧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  
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九巧妙非常

大月氏國氏音支  
下並同居藍氏城前書藍氏  
作監氏西接安息四十

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

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初

月氏為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靡貴

霜盼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丘就卻



攻滅四翎侯自立為王國號貴霜王○劉放曰案文多一王字侵安

息取高附地又滅漢達蜀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

餘死子閻膏珍代為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

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

故號言大月氏云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

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蜀賓安息三國強

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為五翎侯數

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

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

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浮圖即佛也從月氏高附國以

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

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為名

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士出象

犀璠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

細布好毼毼毼音它闔反毼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

諸香石密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

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

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



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栗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士氣溫和多楨

松白草

前書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莠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

民俗衣服與

康居同

莎車國西經蒲犁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强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勅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諡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



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  
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  
焉九年康死諡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  
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  
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  
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  
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欵誠又至宜  
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  
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  
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

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許  
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  
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愁懼二十一年  
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  
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  
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  
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  
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  
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  
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



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媯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爲媯塞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爲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爲烏壘國徙駟鞬爲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爲媯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爲龜茲王龜茲是屬匈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爲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爲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寘王俞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寘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王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爲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

都未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爲



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即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  
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為于寘王復與  
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  
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  
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  
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  
中流矢死兵乃退于寘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  
子廣德為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  
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被兵革乃  
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

其父而以女妻之結為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

且運等且音于余反下同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寘反音于

寘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使使謂

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為廣德曰王我

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

運且運曰廣德女婿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德遂

執賢而且運等因內于寘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

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

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寘廣德乞降以其太

子為質約歲給芻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



立為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  
章帝元和三年劉放曰案文少一也字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

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  
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千里領戶二  
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  
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為疏勒王冬漢遣軍  
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疏勒王忠後  
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  
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

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為疏勒  
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  
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為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  
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  
磐立為王更以遺腹為磐橐城侯後莎車連畔于寘屬  
疏勒疏勒以強故得與龜茲于寘為敵國焉順帝末建  
二年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為漢大都尉兄子臣勳  
為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  
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師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  
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



得自立為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巳司馬曹寬

○劉放日案文亦多巳字

西域長史張

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

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温宿姑墨龜茲至焉耆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

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

攻没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

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尉黎山國

焉耆尉黎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邸

蠻夷皆置邸居之若今焉耆

也寺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王尉黎危須山國皆更立

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

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

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

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



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留爲國云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



帛八年戊巳校尉索顏欲廢後部王涿靺立破虜侯細致涿靺忿前王尉卑大賣巳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以討涿靺獲首虜千餘人涿靺入北匈奴漢軍追擊斬之立涿靺弟農奇為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殺部司馬及敦煌行事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也和帝時置戊巳校尉鎮車師後部行事謂前行長史索班也劉鄩曰注和帝置戊巳校尉案此上文云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是也下不合添一巳字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之順帝末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

奴為後王八滑為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閭吾陸谷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季母

也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眾四年春

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為所沒呼衍王遂攻



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侯炭遮領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為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

略前書張騫漢中人為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屬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

里帝從之班超奮封侯之志超少時家貧投筆歎曰丈夫當

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語見超傳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

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

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巳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

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籛金而賜龜綬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皆龜紐

其文刻曰後服則繫頭額而繫比闕立屯田於膏腴之



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  
客日欵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  
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  
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  
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  
風災鬼難之域前書杜欽曰劉賓本漢所立殺漢使者  
今悔過來順使者送至懸度歷大頭痛  
小頭痛之由赤土身熱之阪臨崢嶸不測之淵行者騎  
步相持繩索相引釋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  
熱風惡鬼過之必死葱嶺冬夏有雪有獨龍若犯之則  
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過此難者萬無一全也○劉放曰  
注過此難者  
案過當作遇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  
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

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

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

燭和氣天竺國記云中天竺命殷樂無戶籍耕王地者  
輸地利又其土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種

出無時節爾雅曰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本行  
四時和謂之玉燭

釋迦菩薩在兜率陀天為諸天無量無邊諸眾說法又  
觀我今阿處成道利益眾生乃觀見宜於南閩浮提生

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為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利  
利種迦昆羅城白淨王摩邪夫人可為父母又云四生

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眾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導等  
即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

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為  
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同生為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

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無  
量眾生同隨菩薩於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神迹詭怪

則理絕人區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  
魚鼈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佛住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百六  
列傳  
三



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  
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  
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 **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淫槃經曰阿闍王  
令醉象蹋佛佛以  
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爲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而  
退又五百羣賊劫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剋其兩目棄  
入坑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也達  
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人賊眼皆悉平復如本  
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  
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  
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  
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  
貪欲也不執著爲空執著爲  
有兼遣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維摩詰云我及淫槃  
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故曰  
道書之 **且好仁惡殺獨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  
流也

**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

維摩經曰爾時毘邪離有  
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

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  
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  
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  
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  
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等也 **雖鄒衍談**

**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

史記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  
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

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  
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郭璞注爾  
雅云蝸牛音瓜談天言大蝸角喻小也 **尚未足以槩其**

**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

**焉**精靈起滅滅謂死輪回無窮已因  
報相尋謂行有善惡各緣業報也 **蓋導俗無方適物**

**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贊曰邊矣西胡天之外區邊遠也音宅秋反尚土物琛  
 麗人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  
言無神道以制胡人則匈猛之性何所憂懼何所拘忌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八終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

南匈奴傳第七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南匈奴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為北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南匈奴醯落尸逐鞬單于比者醯音火呼韓邪單于之

孫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呼韓邪即冒頓單于入代孫虛閭權渠單于于也名稽

侯獮獮音山諫反東觀記曰單于北匈奴頭曼十八代孫臣賢案頭曼即冒頓單于父自頭曼單于至比父子



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八代也。○劉烏珠留若鞮

放日注單于比匈奴頭曼案此當作比。單于之子也。

匈奴謂孝為若鞮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諡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

比季父單于與時以比為右莫鞮日逐王部領南邊及

烏桓莫音於六反鞮音九言反下並同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

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數千

畔在參蠻芳從之許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匈奴林

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

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毋樓且王來入五原與假號將軍

李興等結謀與比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穴因與

等故能廣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遑暇至六年始

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

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舊好謂宣帝和帝和親而

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即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日淳維自淳

維至頭曼千有餘歲冒頓當始皇之時為鳴鏑弑頭曼代立控弦三十餘萬強盛與諸夏為敵國踞嫚無禮窳

尼高祖戲侮呂后事見前書對使者辭語悖慢前書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

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投單于漢制璽綬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輔立呼

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篡位匈奴亦出擊莽空其邊境今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

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颯相定帝待之如初

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

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



關居庸關已東

前書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

匈奴左部遂復轉

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脩烽

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

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

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

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衆北

邊無復寧歲

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

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

牙師

谷音鹿蠡音離

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

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

君字嬙南郡人也

前書曰南郡神歸人

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人

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

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

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

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

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

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焉

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

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

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

二年單于與死子左賢王烏達鞬侯立為單于復死弟



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蹄林課校人畜計蹄音帶又音多因白單于言莫鞬日逐夙來欲為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表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郡眾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莫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

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眾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為櫓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



果拓地焉北部莫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眾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脩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眾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郴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杜預注左傳曰文馬畫馬為文也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莫鞬左賢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

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莫鞬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日

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

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

冠帶衣裳黃金璽蓋綈綬蓋音百尺草名以尺草染綬因以為名則漢諸侯王制尺綬

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劍弓箭黑節三

駟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

兵飲食什器有衣之戰日柴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

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綠史將弛刑

五千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

輒遣奉奏劉放曰案文少一使字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



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  
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  
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枝  
賜單于母及諸闕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  
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  
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  
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  
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  
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鞨王次左右斬將  
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

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曰逐且渠當

戶諸官號

且音于  
余反

各以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

第焉單于姓虛連題

前書曰單于姓寧鞬氏其國稱之  
曰控犁孤屠匈奴謂天為控犁謂

子為狐屠  
與此不同

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

前書曰  
頓單于

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  
須卜氏三姓貴種也

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

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

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為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

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眾南單

于遣兵拒之逾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

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



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  
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及悉復緣  
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  
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  
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  
屯鴈門粟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羅耳  
目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反猶今言探候偵羅也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  
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  
虜莫韃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  
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

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  
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志北虜  
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  
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  
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  
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  
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  
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  
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  
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



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  
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  
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

呼韓單于稱臣受賞  
郅支單于背德被誅

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也郅支即呼韓兄名呼屠吾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單于者也 辭令必有適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令得所也 今立彙草并上曰單于

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脩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

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

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

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

漢滅郅支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 遂保國

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

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

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

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

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

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

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

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

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

齊雜繒五百匹弓鞬鞞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鞞音居言反方



言二云藏弓為韃藏箭前為韃九即箭前箠也發四矢日發見儀禮也。劉放曰正文矢四發遣遺單于案文多一遣字緣上文已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

百匹斬馬劍各一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單于

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照願復裁賜言更

請裁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等瑟之

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言不齎持往遺也朕不愛小物於

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

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重書

報答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

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帝

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

子佩刀緹帶各一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緹織成帶也音古本反又賜繒綵

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

賜以此為常甲祭其薨者慰其新立者丘浮尤鞬單于莫中元元年

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於慮鞬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

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眾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

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醯僮尸逐侯鞬單于適永

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于五原塞遂寇

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原陽縣名屬雲中郡西河長史馬襄

赴救虜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為



丘除車林鞬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胡邪尸  
逐侯鞬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  
廷以爲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  
通不復爲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  
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  
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  
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  
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  
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  
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又遣騎都尉

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  
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  
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  
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  
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臯  
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彤棠坐  
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  
○劉放曰案文行某  
官當有事字此傳中凡十處少皆當益之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  
守廉范擊卻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  
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



遼將軍

○劉放曰案夷傳不為大將軍又真時皐林溫為度遼此多一大字又行當作為也

禹犢王復將眾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

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

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

耿秉遷執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

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

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

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

慰納之

○劉放曰案驛當作譯見上

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

等

且音子余反下

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買客交易諸王大

人或前至

○劉放曰案文前當作隨

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

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

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

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

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

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

鞬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

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

卒音七忽反

因戰獲其首級而

還冬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

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



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獫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周曰獫狁堯曰獯粥秦曰匈奴往者雖有和

親之名終無絲髮之效境垧之人屢嬰塗炭垧垧謂險要之地塗

苦也垧音苦交反垧音苦角反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

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

漠之表豈不哀哉父戰於前已下前書賈捐之之辭詔增損用之也傳曰江海

所以能長自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川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况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

具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勅度遼及領中郎將

度當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雇賞報也其南部斬首

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奠鞬日逐王

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眾

以南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

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

而還劉放曰案匈奴一種安能盡取其皮明多匈奴二字或云取其匈奴皮北庭大亂屈

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

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

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

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

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



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令音零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

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



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  
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  
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  
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  
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漢字王莽改曰新匈奴單于章耗擾不止單于乃畔  
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  
脇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  
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  
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  
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眾三萬騎出朔

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

案文多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以定襄

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

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

郡窳渾縣北窳音愈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

輜重分為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

河雲北河雲匈奴地名右部從匈奴河水

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

日案文少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

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



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  
 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  
 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劉放曰案文多置  
 從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  
 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  
 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已下  
 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  
 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  
 劍四具羽蓋一駟○劉放曰案王玉劍四具非是  
 當云王具劍四又衍一駟字使中郎  
 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

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  
 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單  
 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  
 五年立安國初爲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  
 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遣將  
 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  
 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  
 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  
 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爲單于師子以次轉爲左  
 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



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迺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脇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做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

責其部衆無橫暴爲邊害者其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

言以十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

亦足

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盧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旣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獨尸逐侯鞬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



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脇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莫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

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鹿胡罪反烏桓大

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

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

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

兵封蘇拔鹿爲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

失利下獄死按軍法逗留畏懦者斬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

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鴈門太守龐奮行

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爲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



疑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  
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部南單于以其右溫禺  
犢王烏居戰溫禺犢王名烏居戰始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  
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間為吏民害秋龐  
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眾降於是徙烏居戰眾  
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遷將作大  
匠逢侯部眾飢窮又為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去塞者  
絡繹不絕單于師子立四年薨單于長之子檀立萬氏  
尸逐鞮單于檀永元十年立十二年龐奮遷河南尹以  
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邊

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轉困迫十六年  
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脩呼韓邪故約和帝以  
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元興元年  
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  
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

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三年安帝即位之二年也夏漢人韓琮隨

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

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

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龐雄擊

之劉放曰案文少一將字四年春檀遣千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



域校尉梁懂行度遼將軍勤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

之事已具懂夔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

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顧反也讓責也乃遣

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

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

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南單于檀信韓琮之言起兵反

五年梁懂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

年安帝永初六年改爲元初元年夔免以烏桓校尉鄧遵爲度遼將軍

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爲真將軍焉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

始以鄧遵爲正度遼將軍此後更無行者也四年逢侯爲鮮卑所破部衆分

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

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屯屠何子

人脅立爲單于既被鮮卑所破部衆分散若建元元年

安帝元初七年改爲永寧元年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爲度

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

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還使新降者屯列衝要

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

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復免以太原太守法度代爲將軍

劉放曰案一傳中處處皆云度遼將軍惟三處沒度遼字以後又復舉之明此三處脫漏也烏稽侯

尸逐鞬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



遂反畔脇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  
 恩寧死不能相隨眾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  
 妻子輜重亡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  
 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殆近也欲死盡所餘無幾獲馬牛羊萬餘頭  
 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眾代為將軍其冬傅眾復  
 卒永建元年順帝即位之年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為將軍先是  
 朔方以西障塞多不脩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  
 王匈奴有左右漸將王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  
 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黎陽先置營兵以備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定州者則在河北也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

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尸  
 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東  
 平相宋漢代為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烏桓  
 校尉耿曄代為度遼將軍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曄病為永和元年  
 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  
 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  
 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馬  
 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鮮  
 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  
 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



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

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吾斯等攻沒城邑

然不能制下即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

于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

遂更狐疑龜坐下獄死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

則陳龜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眾初合難以兵服

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

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單亦盡也猶書云謀謀

是古書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

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

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

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醜等國家無事矣

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

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

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

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

開賞宣示及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

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鞬等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

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

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營即京兆虎牙都尉也西羌傳云置虎牙



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漢宮儀曰涼州近羌殺上

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

離石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也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移朔方就五原郡

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

等或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眾車

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

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

數百級張耽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用命遂繩

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

其畜生財物夏馬續復免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將軍

漢安元年順帝永和七年改秋吾斯與莫鞮臺耆且渠

伯德等復掠并部莫鞮或作莫捷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呼蘭若尸逐

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

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

馬騎玉具刀劍什物玉具標首鐔衛蓋用玉為之給綵布二千匹賜

單于閼氏以下金錦錯雜具駟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

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

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城西面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抵

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為抵對即今之鬪用古之角抵也劉攽曰注今之鬪用案用當

作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進擊餘黨斬首

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

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

建和元年立桓帝即位之年至永壽元年桓帝永興三年改為永壽元年匈奴

左莫鞮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

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元年桓帝南單于

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

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

拘之上立左谷蠡王張奐上書請立左桓帝詔曰春秋

大居正春秋法五始之要以經曰元年春王正月言王

即位之建和元年立自自立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

其遣還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凡言某者

故稱某以記之夷狄無字既無與詰故某者即是其名屠

特若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熹平靈帝六年單于

與中郎將臧旻出鴈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

單于薨子呼徵立單于呼徵光和元年靈帝熹平十七年改為光和元年

立二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

賢王羌渠為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

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人者死張單于羌渠光和

二年立中平四年靈帝光和七年改為中平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



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醯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即是前趙劉元海之祖也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其元海為亂晉之首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遂止河東平陽也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

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於扶羅即

祖呼厨泉即元海之叔祖單于呼厨泉興平二年獻帝初平五年改元海之叔祖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放口案下文立字當屬此句

建安元年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遷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

許然後歸國謂歸平陽也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留呼厨泉於鄴而遣去鄴留呼厨泉於鄴而遣去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眾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先

至平城冒頓縱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事甚大苦太七日不得食不能彎弓弩得陳平秘計然後得免也



宗政隣刑措不雪憤辱之恥

前書贊曰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幾近也今言政隣刑措隣亦近也

逮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

屬如衆星之相連屬言其多候列郊甸火通甘泉列置候兵於近郊

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奴白

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言

匈奴寇邊即出入畿內世宗逐煩樓白羊始得河南之

地以築朔方今夏州是也按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

單盡也言盡用天下之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

相當矣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即是宣帝值虜庭分爭呼

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衛虜庭分爭謂五單于

因請款關永為邊衛前書云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者

于呼揭王為呼揭單于莫鞬王為車犁單于烏籍都尉

為烏籍單于并呼罷關徼之倣息兵民之勞匈奴既降

韓邪凡五單于也龍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之上案前書宣

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邪朝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贊謁者稱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詔單于母謁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列觀及

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劉攽曰南面而朝單于朔方無復匹

注贊謁者案文多一者字馬之蹤匈奴即降朔方易水之地六十餘年矣後王莽

陵篡擾動戎夷自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年北邊無

書贊曰三世稱實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閒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歲之間遭

王莽篡位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為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為一世故二世也王莽執政始開

邊隙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無道擾亂方內自



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

初更通舊好及光武中興更報命連屬金幣載道相屬

言其往來不絕金帛常載於道言其賞遺常行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

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以通舊好世祖以

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恐愧思難徒報謝而已驕踞

恃慢之詞而忍其羞愧思其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

卒移徙幽并之人增益邊屯之戌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

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爭言衛青霍去病世宗之代北伐匈奴之

也帝方厭兵間脩文政未之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

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比季父孝單于與匈奴

逐王日逐即南匈奴單于比也奉藩稱臣永為外扞天子總攬羣策和

而納焉總攬羣臣之策善均從衆與之和同而納其降款也乃詔有司開北鄙擇

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

制衣裳備文物加重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

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讎釁既深互伺隙控弦抗戈覘

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

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由南北二庭自相馳突而漢之塞地晏然無事矣後亦

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

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軍走日北也

三千餘里北虜烏孫遂奔漠北乃空其地三千餘里也遂破龍祠焚薊幕阮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十角桔闕氏

械在手曰桔音古督反

銘功封石倡呼而還

為勒石立銘於

燕然山猶前書霍去病登臨瀚海封狼居胥山也

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

鳥孫之地而漠北空矣

漠北既空宜即遷南虜以居之

若因其時執及

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

河西虜眾居之于時遂為邊境

若還南虜於陰山即為內地也

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

變

戎羯之亂與於永嘉之年即勒燕然乃居永元之歲中人以上始可預其將來實憲庸才寧可責其謀慮

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

建武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

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方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也

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

實憲欲立北單于安議不許也

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

若從耿國袁安之議即言平易

此之弘遠也而實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戾不

端專行威惠

二捷言勝也自矜功伐專行威惠為臣不忠即其人也又章和二年實太后臨朝單

于屯屠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此念既威北邊即宜講成南部更

請存立其遂復更立北虜及其故庭

永元三年將軍實憲上書請立於除

何惑哉鞞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即授璽綬方欲輔歸北庭

會實憲被誅五年於除鞞自時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

輔誘誅之並恩兩護以私已福棄茂天公

言實憲斬日逐利石紀功即宜滅其

北庭以資南部重存胤緒滋生孽哉南北俱存即是並恩兩護以私已福乃招其禍斯則棄茂天公之事也天

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博史直筆時

復存其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

由實憲請立北庭遂

質言也使匈奴滋蔓即是坐樹大鯁自後經綸夫方畔服不一

其為疾毒胡可單言

單盡也單與殫同也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



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與自毫端失得

之原百世不磨矣既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區使得專

為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跡邊服息征伐之勤此之不

行遠為巨蠹自單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

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眾為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

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吞噬神

鄉丘墟帝宅愍懷二帝沉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謂分為南羽書稀聞檄書有急即揮野

心難悔終亦紛紜紛紜之事具如上解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終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 子 監 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

山因以為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

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為

衣鄭玄注周禮曰毛之縹細者為毳也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說文曰悍勇也塞謂



不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通  
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為大人無世業相  
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  
則刻木為信雖無文字而部眾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  
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  
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杜預注左傳曰不以道取為略或半歲百日  
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為聘幣婿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  
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  
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  
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

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

髮分為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箇步搖箇音吉反字

或為幘婦人首飾也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侯夫婦人

能刺韋作文繡織氎氎廣雅曰氎氎蜀也氎音男子能

作弓矢鞍勒勒馬街也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稌及東牆

東牆似蓬草實如稌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

四節俗貴兵死斂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

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

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乃託付也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

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



博物志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

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其約

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

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

罪若亡畔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

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

焉前書音義曰丁令匈奴別種也今音零烏桓自為冒頓所破眾遂孤弱

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

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

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

偵覘也音丑政反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

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

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

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

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

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

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

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域將嚴尤領烏桓

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

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皆亡畔還為抄盜而

萬曆二十四年刊



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為  
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為寇代  
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  
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  
外白山者最為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  
將三千騎出五院關掩擊之關在烏桓逆知悉相率逃  
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  
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  
破之匈奴轉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  
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

衆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  
夷朝賀絡驛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  
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  
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  
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  
輕黠好為寇賊若又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  
但委主降掾史蓋當時權置也下恐非所能制臣愚以

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  
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寧城縣名前書寧

亦作寧寧寧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



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劉放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字此下與文降時亦無之緣下有乞字遂此誤有允也與

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

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漢兵大敗殺郡長

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懂等擊大破之無

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

戎朱廆為漢都尉廆音胡罪反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

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曄率二千

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沙南縣屬中郡有蘭池

城烏桓遂圍曄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

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桓

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曄中郎

將張耽擊破斬之餘眾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

休著屠各並曄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

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張奐討之

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九千餘落

遼西有丘力居者眾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

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峭音七笑反右北平烏延眾八百餘

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



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  
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  
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樓  
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音大總攝三郡衆皆  
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  
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  
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桓烏延等皆以單于印綬後  
難樓蘇僕延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  
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爲其種人  
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  
因寵慰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之人  
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  
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卽以柔爲校尉建安  
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  
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  
孫康並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 鮮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  
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  
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



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者

郭璞注爾雅曰原羊

似吳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為弓

又有貂狽鼪子皮毛柔燠

貂音女滑反鼪音胡昆反狽音鼠屬狽猴屬也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

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常通中國焉

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畧吏人

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太守祭

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具彤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

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

劉放曰案驛當作譯見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彤求自效功因令擊北匈奴

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

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

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暴義內屬帝封於仇賁為

王滿頭為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

平元年祭彤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

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

七千萬為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

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

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

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

肥如縣故城在今平也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



平因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執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千萬以家二人為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為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窰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

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年

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無慮縣屬遼東郡也州郡合兵固保清野

鮮卑無所得清野謂收斂積聚不令寇得之也復攻扶黎營殺長吏扶黎

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

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奔擊

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

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宮寺殺長

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鮮

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

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



馬城縣名屬代郡也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

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

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又發積射士三千人

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

倫其至韃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為率衆王

其至韃為率衆侯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韃

復畔寇居庸雲中大守成嚴擊之兵敗散功曹楊穆以

身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

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

卒分為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等并力並進攻賊

圍解之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

元年冬復寇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

至韃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為數道攻南匈奴於曼

柏縣名屬五原郡也莫韃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

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

至韃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國遣從

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

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

尉耿晁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

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羊什物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



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  
畢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  
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  
漱官勇健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眾君陽嘉元  
年冬耿畢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瑰率眾王侯咄歸等  
○劉放志此眾字作將字言率將胡王等  
曰案魏出塞後乃封為率眾王侯長也出塞抄擊鮮  
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為率眾王侯長賜綵繒  
各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畢乃移屯遼東無慮  
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  
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眾詔賜夫沈金

印紫綬及縑綵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  
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韃死鮮卑抄盜差稀桓帝時鮮卑  
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  
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  
電入其口因吞之遂隻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  
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弃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  
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  
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  
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  
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歆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 列傳 十一  
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  
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  
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  
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  
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  
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  
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並殺掠吏人於是復  
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  
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  
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東至遼東

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  
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  
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靈帝立幽并涼三州  
緣邊諸部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  
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遷  
育爲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  
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二十餘發請徵幽  
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  
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請中  
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



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

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

賊姦宄猾亂也易既濟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蠻夷也音義曰鬼方

也遠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詩小雅曰顯允方叔漢有闐

顏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闐顏山斬首萬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

登臨瀚海也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

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

西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

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

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敢私鑄錢賣鹽者缺左趾推

等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又算緡錢率緡錢二千而

算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音

義曰緡絲也用以貫錢故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

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繡衣直指

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既而覺

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封丞相車千秋為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

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

相主父偃諫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劉

案富字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

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

健益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



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  
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盲晏才策未必  
過頗鮮卑種眾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  
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為耗  
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  
胷背之癩疽蚘音介搔音新到及埤蒼曰癩音必  
燒反杜預注左傳曰疽猶惡創也方今  
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  
城之耻吕后棄慢書之詬詬音助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  
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  
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蠃校寇計爭往來哉

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肝食乎

肝食平左傳

肝食平左傳君大夫其肝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

者未必敗眾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

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

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

前書音義曰廝

微也輿也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主之首而猶為大漢

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

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

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

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



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  
 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  
 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  
 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  
 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史記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不入幕府為士卒費謹烽火邊無失亡也保塞之論  
 嚴尤申其要前書王莽發三十萬眾十道出擊匈奴莽將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未聞上代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儉狝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出征之盡境而還是得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戎兵連禍結三十餘年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為無策班固曰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去三遺業猶在文章具

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  
 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  
 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  
 人各率眾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  
 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冬鮮卑  
 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眾曰  
 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鳥集秦水  
 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音子用反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  
 倭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  
 捕魚以助糧食光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



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為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  
眾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名屬北地郡射中  
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  
魁頭爭國眾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  
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執互彊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  
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  
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  
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間周漢之策僅得中下  
將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贊曰二虜首施鯁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終







